

來，去，五虎崗

瀛苑副刊

從前從前，當走下五虎崗，我假設自己必將離開很久不再回來；即使扮成觀光客來小鎮逛逛，也篤定不要上山瞧瞧，總覺與其上山探察什麼，不如入夢敘舊。

並非毫無懷念之情，而是明白離開當刻，昨日種種便成歷史，可以緬懷、借鑑，無從追回、再現；不看，不代表不想，反是怕看了，在本已無盡的鄉愁上添油加醋，讓清淡的思念走了味，嚐起來反倒覺得膩。

然上述終究只是一份無聊揣想，之於行為則萬難落實——昔日樓友畢業，總無法搬出上述理由拒不上山祝賀；舊友一日遊淡水，也說要瞧瞧我念的學校；報考研究所，更是不能不上山赴考……；隨著去夏重回五虎崗，這假設更是未曾成立便告壽終正寢，以致想像中所謂的「從前從前」，不過就是兩年前，與最初預填「十幾二十年前」的誇大答案相除，只得零點幾的小數。

這不再回來的想法，如今反成一樁諷刺；確是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

久違的開學首日，和新同學坐在校園麥當勞裡，食物的香味聞來熟悉，嚼在嘴裡卻五味雜陳。突然間我看見自己坐在隔壁桌，穿著深藍底碎花削肩上衣與黑色牛仔褲，等著畢業製作同組同學前來討論；看見曾為好友如今卻成陌路的誰和誰，從外頭並肩走過；還看見某個仲夏夜晚，心煩意亂地喝著梅子桔茶、在化學館外徘徊、吹了幾小時涼風以致感冒的落寞的我；看見一下午行經文館前、正欲往指南車站旁的郵筒走去，恰恰遇著此堂課因事遲到的老師匆匆趕往化館的教室，只好玩笑著解釋自己從教室裡跑出來寄信，是他遲到太久所致；以及……，以及……。

於是回憶纏我整個新學期，致使腦神經衰弱；舉目所及似假還真，無不覆著尚未褪色的記憶舊影；以為已忘的人事，在腦中紛亂重演，閉上眼也還清楚看見，一部濃縮剪接的精華版默片。

而作為默片場景的這座五虎崗，我來過也離去過，來去之間，實無自性，只是隨波逐流；潮來、我來，潮去、我亦去。

歸來的第二學期，走在每條太過熟悉的路上，不必再刻意細數種種的變與不變；跟每個舊日的我微笑、對視、擦肩，卻不想再耽溺於某些陳年情緒裡；因外在有形的景物之別，我一目了然，但內在無形的自我之別，其實才是真正有待思索的課題。

所以，謝絕過去的我再在耳畔竊竊私語些陳腔濫調，我得暫時遠離昔日流連的處所，另覓新角落如覺軒坐坐；想想前度舊人今又來，究竟該換一副怎樣新面貌……。

當五虎崗在變，我，如何故步自封？

2010/09/27